

蒙古兴起前的克烈部落

王 伟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文章主要论证克烈部落的九姓达旦起源,部落族属、部落世袭,以及该部落在突厥时代向蒙古时代转变时期的部落形成过程。

关键词 克烈部落 族源 族属 部落迁徙 部落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7894(2008) 07- 229- 02

“克烈”又写作“客列亦惕”、“怯烈”、“怯里亦”、“怯烈亦带”、“怯烈台”、“怯烈亦”、“克”等,以上这些不同的写法都是对“k(a)rait”的不同音译。“克烈”一词的含义在《史集》中为:“客列亦惕,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儿子,肤色全都是黑黑的。因此之故,他们被称为客列亦惕。……到了最后,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分支了;其余的儿子们都成为那个做了君主的兄弟的仆从,他们都不是君主。”通过拉施特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克烈最早的含义与黑色有关。但后来,该词专门用来称呼君主所在的部落分支,因此便带有了高贵、高傲的含义。该词还有其它的解释,如蒙语意为乌鸦;在哈萨克语中有两种含义:浅栗色的、高傲的。对“克烈”一词虽然有多种解释,但都与黑色和高傲、高贵有联系。还有人提出,“客列亦惕”是“哈刺客列亦惕”的简称,即居住在哈刺和林地区的人,与肤色黑、乌鸦等的含义并无关系。游牧部落确有以居住地部落名的习惯,突厥人游牧于金山之阳,因金山的形状像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便以此为部落名;鲜卑人因依鲜卑山而居,便以鲜卑为部落名。爬梳史料,凡称指克烈部都用“克烈”、“客列亦惕”、“哈喇客列亦惕”是在什么背景下使用的还值得仔细考察。

关于克烈部落的族属,有人认为它属于突厥语部落,有人则说它是蒙古语部落。在汉文史料中,对克烈部族属的认识则较为一致。有学者对元代史书做过全面的考察后指出,凡指克烈部人时都称“蒙古克烈氏”或“蒙古怯烈氏”,如:“速哥,蒙古怯烈氏,世传李唐外族。”“渠直膺鲁华,蒙古克烈氏。”“也先不花,蒙古怯烈氏”。在《南村辍耕录》中,怯烈歹(即克烈部)列在了蒙古七十二种之中。对蒙古兴起前北方游牧部落情况记载较全面的《史集》克烈条中明确记载:“他们是蒙古人的一种;他们住在斡难、怯绿连【两河沿岸】蒙古人的土地上。”此外,在通过《史集》的记载我们也能看出,克烈部落与成吉思汗所在蒙古部之间的深厚联系。也速该把秃儿汗时代,克烈部的王汗与其叔叔古儿汗争夺克烈部王位失败。王汗四处流浪很久后,也速该把阿秃儿汗不仅收留了他,而且出兵击败了古儿汗,将王汗送回克烈部。从此,把也速该阿秃儿汗和王汗结为义兄。成吉思汗兴起过程中,他与克烈部的王汗多次联合进攻乃蛮部,并多次将王汗从危急中解救出来。泰亦赤兀惕、亦乞刺思部、豁罗刺思部、兀鲁惕和那牙勤部组织了三万人的军队向成吉思汗进攻,成吉思汗则组织了十三个古列延进行战斗。这是十三个古列延中多为成吉思汗的亲族和他个人护卫队,如:第一个古列延是由成吉思汗的母亲所率领的诸部及臣属于她的所有人员还组成,第二个古列延是由成吉思汗的子女、那可儿、异密和异密后裔,他的个人护卫队组成。克烈部的一个分支也加入其中,与合不勒汗兄长合赤温的第三代不勒塔木把阿秃儿、合答儿斤部、札兀儿合统率的迭儿列勤部分之豁罗刺思部组成第三个古列延。克烈部落与成吉思汗所在部落如此长期、亲密的合作关系,说明两者之间早已形成了较深的历史渊源。

认为克烈部落属于突厥语部落的人发现,克烈人使用的称号都为突厥语称号并在突厥语部落中广泛使用,而且克烈人的语言与蒙古语存在差别。记载13世纪中期蒙古帝国情况的《鲁布鲁克东行纪》中说,乃蛮部君主被称作约翰王,“这个约翰有个兄弟,也是强大的牧人,他的名字是汪。……他是一座叫做哈刺和林的小城的主人,他手下的民族叫做克烈和蔑儿乞。”^①传说的汪即克烈部落的王汗,传说明显将太阳汗与王汗的关系混淆。太阳汗的确有一位兄弟叫做不亦鲁黑汗,克烈部君主也使用尊号“不亦鲁黑汗”(王汗的祖父叫做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王汗的父亲叫做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汗),由此,便有了后来的混淆。克烈部人使用的突厥语称呼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伯希和认为:“有关蒙古民族起源的传说是否一概不适于他们,现在还很难说,客列亦惕人是否是深受突厥人影响

的蒙古人,还是正在和蒙古人同化之中的突厥人,无论如何,许多客列亦惕人的称号是突厥称号。”^②亦邻真则认为:“克烈人不像是原蒙古人。除了突厥化的叙利亚教名之外,见于史书的克烈人名几乎都是突厥语。如果他们是原蒙古人,那也是突厥化程度最高的。”^③史集中零星的记载反映出克烈部的语言与突厥语极为相似:“王汗原名脱斡邻勒,用突厥语及客列亦惕部落语来说则是屯黑鲁勒。……蒙古人也知道这个词的含义,但他们称他为【脱斡邻勒】”^④。

爬梳史料可以发现,克烈部表现出的突厥语部落的特征与克烈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克烈部的游牧地是以哈喇和林为中心的区域,历史上这里一直都被游牧政权看作最理想的王廷驻地,无论突厥人还是回鹘人的王廷都建在这一区域内。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后,回鹘人的势力开始西迁,突厥语部族结束了对漠北的控制。根据几块重要的回鹘汗国碑文可以发现,在回鹘汗国控制漠北的时,在回鹘汗国王廷附有一个叫做九姓鞑靼的部落多次反叛。《磨延啜碑》记载,公元747年,磨延啜可汗在bū(u上加..)ka(a上加..)gū(u上加..)k这个地方打败了九姓鞑靼与八姓乌斯联军,将他们逐出该地。磨延啜可汗向战败的九姓鞑靼劝降,遭拒绝后,回纥军与九姓鞑靼人在色楞格河再次交战。九姓鞑靼再次战败,向色楞格河下游逃亡。不甘心失败的九姓鞑靼人拒绝向回鹘人投向,在ka(a上加..)yra(a上加..)泉和三birkū与回纥军第三次交战。九姓鞑靼人再次战败,一半归附了回纥汗国,另一半人去向不明。^⑤公元804年黠戛斯人攻破回鹘汗国,公元842年(唐会昌二年)黠戛斯使者踏布祖合向唐朝汇报“乞兹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五部落。”^⑥五部鞑靼人正好与《磨延啜碑》中一半九姓鞑靼人归附回纥的记载相符,活动范围也与回鹘汗国所在地相符合。回鹘旧国在合罗川一带,《资治通鉴》中胡三省为回鹘旧国作注:“回鹘旧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长安七千里。”^⑦娑陵水即色楞格河。九姓鞑靼中的五部归附回纥人后一直生活在色楞格河,在回鹘人的统治之下,这五部鞑靼人在文化上、习俗上的必然会发生明显的突厥化。

在回鹘人衰落后到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兴起前的时间里,取代回鹘控制漠北的则是阻卜部。耶律阿保机向西扩张过程中发动了两次较大的军事行动,公元916年(辽神册元年),耶律阿保机“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⑧;公元924年(辽天赞三年),阿保机“大举征吐浑、党项、阻卜等部”^⑨。在平定了阻卜、突厥、党项等强大部落后,阿保机的势力便顺利向西域发展。公元924年(辽天赞三年),辽朝军队“逾流沙,拔浮屠城,尽取西鄙诸部”^⑩。纵观辽代史书,契丹人将蒙古部落分别称作室韦与阻卜。阻卜,是契丹人对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的总称。阻卜又分为北阻卜、西阻卜、西北阻卜、阻卜^⑪,诸阻卜部由北阻卜首领磨古斯统领^⑫。磨古斯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辽战争,战争的起因是公元1092年(辽朝大安八年)追讨耶睹刮部时“误击”了辽朝在漠北的最大隐患磨古斯。^⑬据冯承均所著《辽金北边部族考》考证,阻卜长磨古斯即克烈部太阳汗的祖父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⑭克烈部前身即北阻卜。北阻卜的活动区域,在唐代则为九姓鞑靼人所占据,回纥汗国建立后,对九姓鞑靼人进行了多次征讨。克烈部兴起之地是蒙古部落最早被突厥化的地方;当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相继瓦解后,蒙古部落控制了北方草原,这里又经历了蒙古化的过程。克烈部虽然与九姓鞑靼人有着直接的历史继承关系,但它不能被简单的划为蒙古部落。九姓鞑靼只是克烈部起源之一,克烈部则是由九姓鞑靼与众多成分复杂的游牧部落在历史上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的。

根据《史集·部族志》克烈条,克烈部君主世系如下:1089年——1110年,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磨古斯)在位;1110年——?,忽儿札忽思-不亦鲁黑汗在位;?——1203年,王汗(脱斡邻勒)在位。辽统和二十九年(公元1011年),辽朝在阻卜设立

阻卜诸部节度使司,正式将其纳入辽朝。²⁵在《辽金北边部族考》中已经证实,汉文史书中所记北阻卜长磨古斯即克烈部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其在位时间为辽大安五年到辽寿昌六年(公元1089年——公元1110年)。马尔忽思是磨古斯的本名,不亦鲁黑汗则是他的尊号,“不亦鲁黑”的意思为“命令”²⁶。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在位期间,阻卜一直臣属于辽朝。大安八年(公元1092年),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发起了旷日持久的抗辽战争,直到辽寿昌六年(公元1110年)他被辽朝处死,阻卜诸部的反抗才彻底平息。此事件在《史集》中可得到印证,“那是,塔塔儿王公的首领名叫纳兀儿-不亦鲁黑。他在捕鱼儿-纳兀儿地方有禹儿惕。有一次,利用机会【俘】获了客列亦惕人的君主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把他】送到了女真君主处。女真君主将他钉到‘木驴’上杀害了”²⁷。马尔忽思-不亦鲁黑汗死后,其子忽儿札忽斯当年便继承了不亦鲁黑汗的称号,忽儿札忽斯-不亦鲁黑汗在位时间的上限不早于1110年。《史集》对忽儿札忽斯-不亦鲁黑汗在位期间的情况没有任何记载,《辽史》中寿昌六年后至辽朝灭亡,阻卜部是时叛时附。《史集·成吉思汗纪三》主要讲述了公元1195年到1203年期间成吉思汗的活动,这就年期间成吉思汗与王汗从合作到分裂的过程贯穿其中。王汗本名脱斡邻勒,乞颜王称他为“王汗”,即国王的意思²⁸。1203年王汗被成吉思汗击败并被乃蛮人杀死,王汗在位时间的上限不晚于1195年,下限则截至1203年。

《史集·部族志》克烈条中记载,克烈部由6个部落组成:客列亦惕、只儿斤、董合亦惕、撒合亦惕、土别兀惕、阿勒巴惕。客列亦惕,是克烈部的王族。“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儿子……后来,这些儿子的各后裔分支逐渐获得了专门名号。到了最后,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分支了;其余的儿子们都成为那个做了君主的兄弟的仆从……”^②克烈部君主都出自客列亦惕。只儿斤部落是克烈部中较为强大的一个,游牧于合刺温、只敦和赤乞儿-主勒古儿。其酋长为曲克把阿秃儿,为一万户古列延的掌管。只儿斤部落诞生了许多克烈部的英雄^③。

综上所述,克烈部落起源于九姓鞑靼,是漠北草原较早被突厥化的蒙古部落。由于长期生活在突厥和回鹘王廷的周围,所以表现出了明显的突厥化的特征。在蒙古人兴起后,漠北草原开始了大范围的蒙古化的过程。在蒙古人的主导下,克烈部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部分克烈部落不仅远离了蒙古高原到达西域乃至中亚,随着蒙古四大汗国的衰落,在15世纪是加入了多个新兴突厥语民族的建立。因此,今天的克烈部落不仅存在于蒙古族中,而且在哈萨克族中也是一个重要部落。

(上接第 228 页)

范、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特点,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特有的城市蒙古族群体,抑或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以至于相对较“纯粹”的蒙古国的蒙古人,对于内蒙古的尤其是城市中的蒙古族没有很深的同源感和认同感,蒙古国的人认为内蒙古的蒙古族在文化和价值取向上更多的趋向于汉族。即使说着相同的语言,内蒙古的蒙古族在蒙古国仍然会受到“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且并不被当地的同族人接纳。因为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成分和地缘关系——来自内蒙古,许多外地人认为蒙汉通婚子女即是他们“刻板印象”(stereotype)中的“蒙古人”,但是这些人自己则在纯粹的蒙古文化和纯粹的汉族社会文化之间游离,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他们也许叫一个纯正的在姓名中不包含姓氏这在汉语中被认为很怪异)的蒙古名字,也许叫一个纯粹的汉族名字;他们大多不会讲蒙语,而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同为蒙古人种,如果不提他们的民族,别人也许不会看出他们的特殊;从小受到汉族教育,但因为地域和家庭的关系,会在某些程度上表现出蒙古文化的一面,有时会体现出蒙古族特有的性格和精神。

对比相对极端的例子，如族际通婚率极低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一位新疆的汉族表示，如果维吾尔族和汉族结合，所生的子女会受到维吾尔族的歧视，甚至有向其窗口投掷石头的“暴力事件”的发生。新疆的招聘单位甚至在条件上写明“非维族优先”“维族免谈”。因为当地维族的汉语不流利，与汉族交往不频繁导致民族偏见和歧视严重，故很多人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呼和浩特市区的回民主要聚居在回民区，少数分散杂居在其他区域。在回民区居住的回民，男子戴白色小帽，女子戴包裹头发的头巾，坚持到教堂礼拜，只去回民餐厅，牛街的建筑是典型的阿拉伯式风格，笔者曾经到一个清真大寺去参观，被告知外族女子必须穿长袖长裤方可进入，

注释: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209.

钟兴麒,王豪,韩慧校注.西域图志校注·土产.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551.
元史.卷124速哥传.

元史.卷 122 槩直腴魯華傳.

元史.卷 134 也先不花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中华书局,2004:12.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商务印书馆,1985.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

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112.

^⑪耿昇,何高济译.伯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中华书局,2002:235.

^⑫雷纳·格鲁塞著,龚铨译,翁独健校.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96.

⑬亦林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亦林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578.

⑭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144.

⑮耿世民译.磨延啜碑.林干著.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374-381.

⑩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八).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意.

①7 资治通鉴(卷 246).

⑮辽史·本纪太祖纪(上)。

①9辽史·本纪太祖纪(下)。

②0 辽史·本纪太祖纪(下)。

②①辽史·百官志二。

②辽史·本纪大安五年。

②辽史·列传耶律何鲁扫古。
②冯承均.辽金北边部族考.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

②5 辽史·百官志二。

②6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144.

②7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211.

²⁸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213.

²⁹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6:209.

^{③④}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3:208-209.

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上对于女子有极其严格的着装要求。回民区的回民操一种叫“此地话”或者“回民话”的汉语和回族语言混合的方言,较难懂。回民区有回民中学,适龄学生集中于此。此地区回民大多从事个体买卖或餐饮,因居住集中,认识相近,文化思想统一,但较少族际接触,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偏见。分散于其他区域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回族,与汉族杂居,交往较为密切,生活习惯基本同汉族,但有一些饮食禁忌,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与接受,且与汉族通婚。一般回族男子可娶异族女子,但是由于生活习惯饮食禁忌和信仰的差异,女子一般较少嫁异族男子。

由此可知,虽然回族和维族较少与汉族频繁接触、通婚,但这在民族自我认同、风俗习惯和语言的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不能不说是有利的,只是这样的格局不利于其民族自身的发展,造成与其他民族的隔阂,对自身民族素质的提高有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如何在民族关系融洽的情况下,在不失去民族特有文化的前提下,进行民族融合,是仍需探讨研究的重要民族议题。

注释:

姚大力.历史的错觉.华夏人文地理.2004(10).

参考文献:

[1]蒙古文化论坛网站,内蒙古概况.

[2]王俊敏.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西北民族研究(总第24期).1999(1).

[3]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闫天灵.塞外蒙汉杂居格局的形成与蒙汉双向文化吸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4卷).2004.1(1).

[5]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